



传家宝

一件王国栋小楷扇面

□徐继康

王国栋可以说是乾隆年间如东地区文坛最重要的见证人了。他是徐述夔的好友，三十岁时与徐述夔相交，四十年来相互推崇，最为知心，他的《秋吟阁诗》是徐述夔所序，徐述夔《一柱楼诗》的序文又是他写的。徐述夔过六十岁生日，王国栋前往祝贺。徐述夔去世后，他不仅为之遗照题诗，还耗费三年时间为其校勘诗文。当然，王国栋刻诗集时，徐述夔儿子徐怀祖也曾出银子襄助。王国栋与汪之珩的关系，更是人皆共知，自乾隆十九年(1754)坐馆文园以来，他与汪之珩以及文园诸诗侣文酒不断，留下众多诗文佳作。他不仅为汪之珩参订了《甲戌春吟》，还助其编辑《东皋诗存》，为保存东皋文脉不遗余力。

随着“一柱楼诗案”的案发，又因父亲王仲儒“《西斋集》案”的牵连，这乾隆年间的两大著名文字狱都将王国栋裹入其中，导致他的《秋吟阁诗》被查封，他的墨迹也多有禁毁。想当年，此位出生于兴化名门世家的王竹楼，可是与郑板桥同窗，诗文博雅，尤以善书而名震海内，其时“索字者履满户外”，声场大江南北。到了晚年，他在兴化城西南升仙荡畔筑“秋吟阁”，与李复堂的“浮汴馆”、郑板桥的“拥绿园”比邻而居，曾自题门联“书宗王内史，画近李将军”，名士气十足。谁能想到，去世仅二百余年，他的书法就寥若星辰，片纸难觅了。

几年前的一场拍卖上，一件写得密密麻麻的小楷扇面引起了我的注意，细观正是我寻觅多年而不可得的王国栋，不由大喜过望，便毫不犹豫买下。拿到手后，临窗展读，发现此扇共录五律六首：

雨过仍蒸郁，正当庚伏时。也知酒可断，无那睡偏迟。一醉忘羁旅，通宵任梦思。不辞惭小户，少进已迷离。

前度饼方餐，端能戒市酤。提携盈瓮盎，传写惜沾濡。侧想开樽日，分甘念客无。如泉拜高谊，何必步兵厨。

闲度秋仍任，鱼来人未归。传书将客馆，亚饭减亲闱。泼刺深池出，提携早岁稀。何时重过访，当户即渔矶。

种自大宛出，离离入域中。张骞今不见，汉帝亦何功？酿酒无方授，经秋落实同。拜君高架上，分惠与儿童。

早枯才沛泽，沾足四郊同。客意愁梁燕，秋心滴井桐。龙归斜日外，虹挂薄云东。已有萧疏气，新凉不藉风。

室迩人偏远，盈盈隔一泓。联床何日事，萦抱此宵情。诗把不离手，灯昏更剔萤。苍茫肌骨冷，疑感带秋声。

款为“近作六首书似云老同学世长兄郅削，竹楼王国栋。”引首钤“竹楼”白文印，款后盖“国栋”与“昭阳酒徒”两印章。小小扇页，平尺之间，就写了三百余字，笔画精到浑厚，一丝不苟，与《秋吟阁诗》所刻字体绝肖，可知《秋吟阁诗》为王国栋本人手书上版。然查《秋吟阁诗》，此六诗并没有收录其中，为其逸诗，诚为可贵。更可贵的是，此六首竟然都是写给东皋本地文人的。如前两首注“令兄存斋送酒”，第三首下注“吴明良家馈生鱼”，第四首下注“吴帆先送蒲桃”，第五首下注“次和薛蓉镜立秋日雨后见怀”，第六首在“联床何日事”句后注“五月同宿令坦姜梧巢斋”。存斋即郑连，为汪之珩妹夫郑临的二哥，家有梅熟庵，富收藏，有《存斋诗集》，与郑板桥、李颀友善，《秋吟阁诗》中亦有《郑存斋席上荷包牡丹分韵》一首。吴明良即吴义合，邑文学。“吴明良家”指其妻杨氏。薛蓉镜之名常见时人的诗文之中，是当地一位名士。姜梧巢为白蒲世家姜氏之子弟，是上款人“云老同学世长兄”的女婿。“云老同学世长兄”是谁？我怀疑是郑人瑞，他字云五，号可山，贡生，需次州司马，著有《可山集》，曾记得南通博物苑收藏有此上款的一件书画。此诗写及的郑氏、吴氏、姜氏皆出于白蒲名族。王国栋与白蒲渊源亦深，除了上述的几位外，他与姜恭寿、姜会照、吴继元、吴容、吴合纶、顾人骥、顾嗣、秦维屏、秦维德等人关系极佳，时常诗文唱和，他与姜恭寿、姜会照、吴继元还是乾隆六年(1741)的乡试同年。

这件小小的扇页，两次逃脱文字狱的刀火，留下王国栋与东皋的一段文字缘，也保存了乾隆年间本地区充满烟火气的一些生活细节，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史海回眸

民间良吏话李渔

□高荻

李渔，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其祖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用他自己话来说：“渔虽浙籍，生于雋皋。”

李渔天资聪颖，号称“襁褓识字”，总角之年便赋诗作文，崇祯八年(1635)参加童子试，成绩出众，成为“五经童子”。然而鼎革之变令他终身布衣，他广为后人所知的成就多在文学、戏剧、园林甚至养生美食，获得“东方莎士比亚”“五千年第一风流文人”等赞誉。其实，虽处江湖之远，李渔却心怀家国，自言：“笠翁生于变乱，经逃难之苦，历涂炭惨象，见百姓于水火之中，深知经世救国不易，明君良吏难得，希图用此类之书作醒世恒言、治国龟鉴，此为笠翁苦心矣。”此处提到的“此类之书”便是由他征集、编辑、出版的，以“为官之法、治国理政”为主题的《资政新书》，此书虽以对官员的理政文牍汇编为主，但李渔在书中所作批注更是显现出人文与廉政光辉。他对官场乱象的忧心，对整顿吏治、廉政作为有着自己的思索和态度。此书一出，有人拍案狂叫曰“笠翁当今良吏也”，有人夸“其说近乎智”，有人赞“笠翁之有裨于吏治远矣”。

心怀家国的李渔不仅辑书言志，还亲身践行廉政理念，他40岁时被全村13个厅的村民推选出任夏李村祠堂总理。第二年年初，他修订了《祠约十三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村务公开、村务零招待、村务监督等廉政理念的人，且任总理三年，做到“不得伙祠内一杯水，以杜消耗之源，俟积贮有余，另议供给”。

作为率真疏狂的风流才子，难免一度遭人误解，有人称《资政新书》是李渔向官家做的文化生意，但扫除偏见，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李渔虽处江湖仍忧国忧民的情怀。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马相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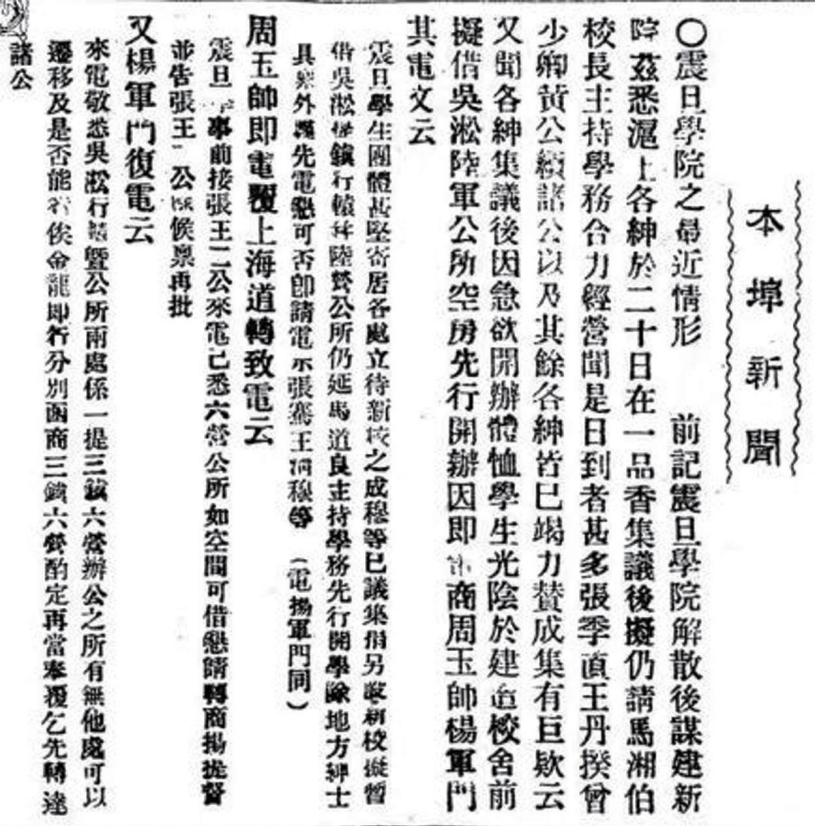


1905年3月7日，马相伯在上海率领师生脱离震旦学院，迈出了创办复旦公学第一步。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稍后来沪知晓此事，立即表态给予支持。张謇支持马相伯，总体目标旨在上海推动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具体分析，还有着地域关系与个人交往等多种缘由。张謇随后采取一系列行动，助力解决复旦公学遭遇的困难，且一直延续到该年年末，对复旦公学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能否在资金上大力援助马相伯，关系到复旦公学能否成功创办。张謇最早在饭馆会商时，稍后又在《募捐公启》中

一再向社会发出呼吁。绅商界响应总体自然不错，周馥、袁树勋等政府官员亦认为“自应力与维持”，7月底前从各地财政筹拨了一万两白银用以资助复旦。

但是，作为倡议在资金上援助马相伯的绅商代表，张謇不同于政府官员拥有稳定的财政拨款，不仅需要自己设法筹集，而且必须为其他绅商作出表率。但是，分析张謇会后的捐赠行为，完全符合外界对他这一身份的要求。且看张謇捐赠的三个特点：一是捐赠时间早。《时报》9月9日载有一则捐款《启事》，介绍此次给复旦捐款的共有五人，张謇名列其中。张謇捐赠200元，五人中数额最



1905年3月31日《时报》的报道《震旦学院之最近情形》

大。但这并非张謇最早的一次捐款，只是多次中的一次。张謇早在3月29日的《日记》中载道：“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圆(另说‘一万两’)”，这才是张謇的第一笔捐款，距饭馆会商仅有四天。而此时政府官员与参会绅商虽都有捐款意向，均未开始行动。二是捐款数额大。上述《日记》所载的这第一笔捐款达“万圆”，数额如此之大，后来只有少数人(如曾铸等)下半年重复过这一数额，超过的未有所闻。张謇这一“万圆”捐赠从天而降，来得又如此迅速，让刚刚起步的马相伯吃了颗大大的定心丸。同时，张謇这一时间最早，数额又最大的捐款，对其他绅商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曾铸等在下半年为复旦捐款“万金”的举动，都应受过张謇的启发与激励。三是途径不同寻常。张謇的捐赠出手即达“万圆”，极容易让人将这一举动与南通实业的实力雄厚联系起来，事实上并非如此。2月24日，南通有艘装载棉纱与“县庄布”外运的货船在吴淞口遭遇上海认捐棉纱公所勒索。认捐棉纱公所属于厘卡机构，一贯霸道行事，这次由于欺人太甚，激起南通纱商公愤，迫而向张謇求助。为南通纱商申诉，即是张謇3月13日来沪的动因之一。由于张謇在国内实业界影响很大，上年已获“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身份。在张謇的筹划下，认捐棉纱公所最后不仅被迫将所扣南通纱商货物“照数发还”，张謇还巧妙设计，掌握了认捐棉纱公所“勒索枉法”巨资的证据，由江苏巡抚陆元鼎给以“罚银一万五千两”的处罚。罚银中的三分之二，由张謇捐赠给复旦公学，另三分之一则捐赠给了上海龙门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几乎同时在上海创办，张謇与龙门师范筹办人袁树勋、李平书等交往密切。张謇为南通纱商申诉事发偶然，原本与为复旦捐款没有关联，但是，张謇如此办理，既为南通纱商声张了正义，又为复旦、龙门两所学校筹得了大笔资金，可谓一举两得。令人不由对张謇的办事能力与巧妙运作敬佩有加。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张謇和他的老师王治覃

□赵鹏

云锦的江宁发审局幕中。

细味王治覃告诫张謇语，猜想是看到了张謇辞李鹤章的函稿，觉得其中有些傲气，才会有这么一通言论的。只是张謇的那个辞稿却没有能保留下来。

张謇与王治覃的交往并不密切，留下來的文字也少，能够知道的，是光绪二年张謇曾为王治覃的侧室邵氏生日写过寿联，也曾为王治覃的《归隐图》题过一首七律诗，可惜这些诗联都已亡佚。

看来王治覃对自己的仕途并不满意，所以才有这个《归隐图》之作。而张謇为之题图的次年冬季，也即光绪三年十二月，张謇日记还有“闻王师有调办粤东厘局事”的记载，只是彼时王氏宦情已冷，次年就离开通州回乡终老了。张謇有《奉送王治覃观察子敷归零陵》的送别诗，《张季子诗录》将此诗编次于《从子德祖殇哭之》之前，而张謇作诗哀侄儿德祖溺水而殇，时在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则王治覃离通的时间当在此稍前。张謇的送别诗为：

湘乡不作更谁依，况复华簪素愿违。
出处未容疑博士，文章终自感元晖。
海山楼在怜芳社，姑钵潭荒有钓矶。
谁识沧江虹月夜，米家书画一船归。
首联说自从湘乡曾国藩去世后再也

城西小营

□姜松延

个大队高级官佐，开防务会议”。8月，“新编陆军第七旅旅长李奇，……来通驻防，专司剿匪。旧小营、法轮寺等地方各驻一二连”。1931年，二百八十二团抵通，“第三营驻城西小营，迫击炮及机关枪连分驻小营及广东会馆”。1934年，省保安三团一营驻防南通，“营部设城西小营”。

抗战之前，小营常被用作检阅、训练之所。1935年4月，省保安处长项致庄“就城西小营检阅南通区属六县保安队；9月，南通区保安司令徐鑑在小营检阅全县军警；1936年1月，军委会校阅组孟组长在此检阅通属六县保安队，受阅者达三千余人；4月，通属六县公安员警及省三区水上公安队在小营接受南通区保安司令葛覃、省民政厅警务督察长杞等人检阅。

小营还曾派作医院甚至刑场之用。1930年6月，军政部将前方伤兵千人运通治疗，县政府即“择贫民工厂及西郊小营为

启东小黑沙及如皋掘港等处剿匪，过通时即驻小营。而通海镇守使张仁奎所部陆军七十六混成旅与小营的交集更多：1921年12月，省督军署参谋阎祖培等检阅七十六旅，曾“在城西小营阅操”。1924年8月，营长冯汝霖带领三营“驻通城西门外小营盘”。到1925年，“西门小营盘及祭祀坛为二营六连”驻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县公安局局长程壮曾“呈省核示，且勘择通城西门外小营盘地方预备筑祠建墓”，以纪念民三、民五烈士。后因故未成，经修整仍旧驻军。如1928年底，因地方防务吃紧，县长施述之请兵驻通，获准后即“择定城西小营盘房屋，赶速修葺，俾便设立团本部”，后由五十五团第三营设营部于小营盘。1929年春，省警察总队队长李长江率部进剿启东海匪，在通时亦驻扎于此，其间曾“在南通西郊小营内，召集一、三两

通州古城，城内城外满刻着带有历史痕迹的老地名。然而，随着光阴的流逝与城市建设的发展，不少老地名已经或正在消失，位于城西的“小营”就是其中之一。

“营”在过去或为城防驻军营地，或为军事教练习武之所。城内带“营”字的就有西南营、东北营等地名。辛亥南通光复，成立军政府，张謇任总司令。张謇以保卫地方名义，叫张謇等人新编队伍，其中，把商业体操会、工业体操会“组成两个连规模的工商警备队，购备了一些新的枪械”，又改社稷坛为训练场，并以兵房少、营地小而称“小营”或“小营盘”。管劬丞对此亦有记载：“望江楼外的社稷坛于民国改为工商团操场，所谓小营。”

据记载，民国时期的“小营盘、玄妙观、祭祀坛等处，向系驻扎兵队之所”。如省警察总队第三大队长熊伟夫率部赴